

口述歷史叢書 71

海軍人物訪問紀錄

第二輯

訪問：張 力・吳守成・曾金蘭

紀錄：張 力・曾金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71)

海軍人物訪問紀錄

・第二輯・

訪問：張 力・吳守成・曾金蘭

紀錄：張 力・曾金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71)

海軍人物訪問紀錄 第二輯

訪 問／張 力・吳守成・曾金蘭

紀 錄／張 力・曾金蘭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2916・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電話：(02)27054251

初 版／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

定 價／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897-X GPN 1009103529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爲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爲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爲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尙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 謹識

序 言

民國八十六、八十七年間，吳守成教授、曾金蘭小姐和我本人在全臺各地，口述訪問曾在海軍服務過的多位前輩，其中九篇訪問稿刊於《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一輯中，於八十七年九月由本所出版。本輯所收陳在和、徐學海、馬順義三位先生的訪問稿，訪談與整稿也在這兩年間，但過去三年我借調至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服務，平日忙於教學與行政工作，無暇顧及訪問稿之出版工作，致使第二輯遲至今日才付梓。

本輯收錄之三篇訪問稿，內容涵括民國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海軍發展。陳在和先生於廿三年考入馬尾海軍學校航海班第八期，抗戰期間在貴州桐梓繼續課業，三十年底畢業。徐學海先生於卅二年考入馬尾海校航海班第十三期，在桐梓入學，抗戰勝利後該期學生納入新制海軍軍官學校，為三十八年班。馬順義先生則於卅六年考入新制海軍官校，為四十年班畢業生。三人不同時期就讀海校經歷，恰能呈現海軍軍官基礎教育的轉型。

徐學海與馬順義先生服務海軍時間均長，曾擔任多項艦艇與岸上職務，對其經歷均有鉅細靡遺的敘述。舉凡國共之間的重要海戰，海軍在臺的建軍備戰作為，中外海軍之合作，均因受訪者的親身參與，而有第一手史料的價值。

本所陳三井、呂芳上、陳永發等前後三任所長，大力支持訪問計

畫之進行，吳守成教授協助安排訪談，曾金蘭小姐擔負整稿重任，口述歷史小組沈懷玉小姐安排稿件送審及編排事宜，以及段佑泰先生惠借《海軍軍官學校三十九年班畢業同學錄》(封面封底照片來源)，均使本輯訪問紀錄得以順利出版。謹表由衷的謝意。

張 力 謹識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目 錄

弁言	iii
序言	v
陳在和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 力1
	紀錄/張 力
徐學海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 力•曾金蘭17
	紀錄/張 力•曾金蘭
馬順義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 力•吳守成•曾金蘭155
	紀錄/張 力•曾金蘭
索引	259

陳在和先生訪問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一日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徐學海先生公館

訪問／張 力

紀錄／張 力

海軍世家

我是福建省林森縣人，民國十一年九月九日出生。先父陳宏泰係黃埔海軍學校第三期第一名畢業，民國十一年前後被派到美國學習潛艇。陳紹寬任國民政府海軍部部長時，以有限的經費投資造艦，貢獻甚大，然未能發展潛艇，是故先父所學並無用武之地，主要仍在艦隊服務。抗戰前曾任江貞、永綏、逸仙、海籌、平海、寧海等艦艦長。先父之軍艦每到一地駐防，總要待上一年半載，我們一家也就自行設法跟隨到駐地附近賃屋而居，因此福州、廈門、南京、漢口等地，我

們都住過，最後才在上海定居住。我也在上海就讀過清心小學和南洋中學。

我在幼時有機會上過先父擔任艦長的軍艦。海軍部長陳紹寬對艦艇整潔要求甚嚴，他率領軍官上艦視察時，每人戴著白手套，專門觸摸死角，看看有無灰塵。所以艦艇甲板用椰子油擦得很亮，各個角落也不敢疏忽。我也有機會認識先父的海軍友人，如鄭耀樞、嚴壽華（先父接海籌艦長職時，他在南京接先父任逸仙艦艦長）。抗戰前某次有二十三位艦長認為陳紹寬部長處理某事不當，聯名抗議，號稱「二十三諸侯」，先父也是其中之一。抗戰爆發後，先父率寧海艦於江陰抗敵，



1946 年，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陳宏泰將軍會晤美國海軍上將考克將軍

寧海不幸遭日機炸沉，先父遂調為佈雷總隊總隊長，在湖南長沙。後又調至重慶山洞的海軍總司令部任司長。抗戰勝利時，曾隨何應欽將軍同赴南京受降，並接收偽海軍，後出任第一艦隊司令，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我隨同八艦自美返國後不久，先父即自海軍退休，居於上海。

民國二十三年海軍學校舉辦第三次全國招生，先父亦希望我在海軍中有些發展，就問我要不要報考。我因自幼耳濡目染，對海軍印象至深，且有一種親切感，就報名考試。海校招考有一項規定是，海軍中校以上軍官可以保送一名子弟投考，故而海軍之中頗有一些父子檔或兄弟檔。除了我家之外，另有傅成、傅濱烈父子，薩家與歐陽家的幾個兄弟，也都在海軍服務。先父雖然鼓勵我在海軍發展，不過後來我在海軍服務時，回到家中也很少和他談海軍的事。他只是有時籠統地對我說：大家對我很好，期望很高，要我好好努力，對國家所貢獻。

海校生涯

我們在南京考取海校的五十名學生，搭乘通濟艦到馬尾報到。當時學校已有航五、航六、輪四、輪五等四班學生。馬尾海校的學制是航海班校課五年，見習三年，輪機班則為校課六年半。我們到校後不久，航四即完成校課離開學校。我們錄取的五十名同學被分成航七、航八兩班，我為航八。是時校長為李孟斌，訓育主任為黃顯淇，航五的孟漢鐘與輪四的王先登先後當過我們的隊長。

入學第三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機不時轟炸沿海城市，福州也是目標之一。馬尾海校因此遷往鼓山，在湧泉寺旁一幢福建省政府前代主席兼財政廳長陳培銓所建的樓房中繼續上課。約一年後計劃遷往內地。我們攜帶簡單行囊由馬尾乘船到延平，換公共汽車到江山，再搭

火車經江西南昌抵湖南湘潭，一路上十分平順。但我們也看到難民湧入內地的悲慘情況。火車停在南昌準備轉往湘潭時，就瞧見別的火車不僅車廂塞滿了人，火車頂上也擠滿難民，堆放行李。我還親眼目睹火車頭在接掛車廂發生衝撞的一剎那間，有人從車頂摔落到鐵軌上，雙腿遭火車輾傷。我們的搬遷均有妥善安排，非常有秩序。到了湘潭後，學校已租妥一座大院子，屋舍很多，充作教室，我們繼續上課。不久學校又遷到貴州桐梓的金家樓。

二十八年結束校課，先到重慶下游五十里的木洞鎮學槍砲，那裡有永綏軍艦，艦長傅成。我們在課堂裡學小武器，課本裡也有英美等國新武器的介紹。再到永綏艦上實習。永綏艦沒有別的任務，日機來襲時，聽到警報後永綏也備戰，不過日機只是轟炸重慶而已。一年以後到辰溪學魚雷，辰溪有個魚雷營，也有一個水雷製造所，所長曾國晟，聰明能幹，為改進水雷而努力不懈。我們一面學魚雷，一面學水雷。又過一年後，再返回木洞鎮學艦課，亦即除武器以外的各種艦上操作，如艙面、輪機、繩索、拋錨等，時間也差不多是一年。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我以全班第一名畢業。依照戰前海軍部的一貫做法，每屆畢業生的前十名由海軍部派往歐洲國家留學，主要是英國。然而抗戰期間，交通不便，英國也忙於歐洲的戰爭，我們就沒有機會保送出國。因我是第一名畢業，就被派到桐梓海校擔任新招考的航十班（後來的三十六年班）隊長。半年之後又招考了航十一和輪六兩班，我們班上的同學劉淵和李景森也被派到學校當隊長。

當我還是海校學生時，就有同學感覺到我們在專科學術方面學習的很紮實，幾乎所有課本都是英文本，且有英籍教官授課，但一般學識就顯得不足。這是陳部長時期的作風，非常重視學術，學生埋首書堆，很少看報紙、雜誌，缺少廣泛的知識；學生很單純，但幾乎與社

會隔絕，不夠當一個有指揮能力的海軍軍官，更談不上與友軍之間的合作。我們認為這是個缺陷。所以我們三人當隊長時，認為學生除了要有專科學識之外，也要對國際局勢、世界海軍現況、國內社會情形有所瞭解。因此我們比較注重學生的多方面發展。由於我們年輕，對學生管理甚嚴，但也愛護有加，盡量配合學校的教學，以便能培養學生將來成為真正有指揮能力的海軍軍官。

在學校我們還帶學生的體育課，也在學生自修課時，為他們解決問題。當時學校的條件雖然不好，但是同學的上進心很旺盛。教師除一位教三民主義的文職教員外，都是海軍人員。我在校期間，陳部長來過兩、三次，每次都對我們訓話，我記得他要我們注重海軍的學、術科課程與作戰，也對學生的身體情況十分關心。

桐梓海校校長為高憲申，他並不管事，主要管事的是訓育主任，其下有學監，然後再是各隊的隊長。我們在海校當隊長時，訓育主任原為周憲章，後由鄧兆祥接任。久聞鄧兆祥是標準的海軍軍官，我們得知他來接任，感到十分高興，認為對學生將會大有幫助。但相處之下，我們三位隊長竟與他常是意見相左。鄧主任的操守與學識，我們從未懷疑過，然而他個性相當固執，一切依海軍學校章程辦事。而我們認為海軍學校章程是在民國初年所訂定，其規定已不合時代要求。我們提出許多建議，鄧主任卻緊緊守住章程，我們只好自行設法。譬如說我們想要舉行運動會，鄧主任卻說章程裡沒有舉行運動會的規定。我們則告訴他說現在學校裡舉行運動會十分普遍，就自行籌備，進行各種比賽。運動會結束後，鄧主任也覺得不錯，說我們辦得很好。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學生訓練好。

不過有一件事令人扼腕。桐梓氣候不好，瘴氣很重，學生常生病。學校有一位醫官，但每兩、三個禮拜才來一次。我們向鄧主任說：平

日學生的小傷小病，我們可以處理，但內科疾病，必須找醫官診治。我們既然有醫官，不需要他每天來，只要每週一、三、五各來一次，每次固定時間看病兩小時，對學生就有很大的幫助。然而鄧主任並不贊成，說章程上無如此規定，即使蔣委員長也沒辦法。後來有位名叫周鐵夫的學生嚴重牙疼，我們報告鄧主任，要他趕緊找醫生來處理，但他還是說沒辦法，結果周鐵夫病情惡化而去世。我們為此很傷心，鄧主任也掉了淚。我們三人則說：「鄧主任，你現在哭太晚了，學生已經死了，他的家人很傷心，學生也失去了一位好同學。」

我們初到桐梓時，因物價穩定，伙食還都不錯，甚至常有雞吃，航七的甘敏甚至還說我們天天吃「鐵公雞」，平日饅頭、稀飯、大米，也都還有。到木洞鎮時，日子就苦了些，雖說仍是四菜一湯，卻常是白菜、蘿蔔，不是煮就是炒，那時我們當見習生，手邊有點錢，就買點醬油湊合著吃。倒是每個星期有一次加菜，會有一大碗肉。我當海校隊長時，日子就更苦了些，但我們三位隊長對學生的伙食情況非常關心，每天早上有一名隊長隨同伙房的人採買，注意他們有無剋扣，並詢問菜價，大批購買才能便宜些，學生也能吃的好一點。我還記得米裡雜質太多，我們集合學生在操場挑揀雜質，然吃飯時，飯裡仍有小石頭和細沙。即使如此，海校的伙食比一般學校還是好一些。

說來有趣，我們三人對學生十分用心，也配合的很好，但因個性不同，似乎所帶的學生也受到影響。我自己重視學術，平日不太與人交往，我所帶的學生在功課、運動方面度不錯，但其他方面就顯得呆板些。李景森在管理學生方面有長才，這方面的是我們都找他商量，他擅長組織與辦活動，他的學生似乎也有類似的表現。劉淵則有藝術家風格，人很好，能作曲。他帶領學生辦報紙，組織樂隊，學生也就十分活潑。

赴美接艦

抗戰後期我國曾派出數批海軍軍官赴英、美兩國受訓，並接回艦艇。《海軍抗日戰史》所載軍事委員會派遣陳心華、陳在和等二十八名海校畢業生出國受訓，專習潛水艇後參戰，當時我並不知道此事。正如前面說過，戰前海軍部原有派每班前十名畢業生赴歐洲國家留學的先例，或許海軍總部就是依此慣例，把航七、航八兩班畢業生全部推薦候選，軍事委員會飭令海軍總部辦理。然而此事並無下文。

不過我在海校服務時，學校收到一份海軍總司令部轉來的軍事委員會公文，大意是說盟軍已達成協議，我國可派軍官和士兵赴英美借艦參戰。我們三名隊長都有報國熱誠，看到公文後都想一試，就向校長高憲申報告。高校長指著公文要我們注意，雖是海軍總部轉頒的軍委會公文，但最後一句卻寫著：本部過去均有選派年輕優秀軍官赴國外受訓深造，這是海軍部的傳統，意思就是要我們別急，以後還會有機會，不要參加這次的考選。我則是推測盟軍之間合作協議的借艦參戰，國內應由海軍總部來主辦，但卻是軍委會主辦，海軍總部就不很積極。陳紹寬雖為海軍總司令，但電雷、黃埔、青島出身的海軍軍官，並不受他管轄，他也無可奈何。

公文上既然未明文禁止我們參加考選，所以仍然堅持報名，高校長也將我們的意願轉呈海軍總部。不久海軍總部有了回音，說我們為海軍為國家效命，志氣可嘉，准許我們報名參加接艦參戰，但要等到接替我們的人報到後，才能離開。我們認為這份公文已是核准我們報名，但高校長卻說並未核准，因為公文未提何時和派何人來接替，其實還是不能去。我們再等了幾個月，果然沒有消息。而我們在桐梓多

年，當地缺乏資訊，對外界瞭解不多，也想趁此機會到重慶去看看。但不能三個人同時去，最後決定我和李景森去，劉淵留在校中。學校有人把我們赴渝之事向海軍總部報告，依照規定，海軍人員若要離開職守到別地去，必須得到總部的批准，我們卻只得到學校的同意。結果學校收到總部的電報，詢問陳、李二員現在何處？高校長急電重慶通知，我們遂立刻趕回桐梓。高校長另復電海軍總部，說我們二人因牙疼，而桐梓醫療設備不全，故遠赴重慶求診，學校收到總部詢問電報時，二人已返回學校。總部又來一電，說我們未得總部允准，擅自前往重慶，著罰薪一月。公文後半段又寫著：劉淵即到重慶，參加留英考試。我們兩人看了公文很感喪氣。心想雖然沒有留英的份了，不過為國家出力不一定要留在海軍，就在三十二年七月和學校打個招呼後，離開桐梓再到重慶。我們此舉形同潛逃，還因此遭到海軍總部的通緝。

李景森回到江西他父親的工廠幫忙，我則進入重慶的航政局任視察。當時位在九龍坡的交通大學徵求一名講師，我就到交大去試試。我因年紀尚輕，也沒到國外留學過，卻需要教四年級的畢業班，有些學生的年紀比我還大，學校就要我當助教，等發表了一些著作，教育部核准我的講師資格後，學生就沒有話講了。我認為無妨，就一面在航政局當視察，一面在交大當助教。航政局有宿舍，也可隨時搭便船到交大，十分方便。這時先父在海軍總部任司長，我有時會在週末到總部所在地的重慶山洞去，但我因遭通緝，不敢進總部，倒不是怕被逮捕，而是擔心令先父難堪。不過重慶有個海軍總司令部辦事處，我倒是去過。一般我會住在羅家灣的潘其武表哥家中。

某日有一航七的同學張敬榮（他的父親曾擔任過陳部長的副官長）來航政局看我，他也暫時離開海軍，在別處供職。不過他已正式報名

接艦參戰，正在等候考試。我注意到他的手中拿了一份資料，原來是他要報考中國航空公司，他也鼓勵我一同報考，航空公司設備好，待遇高，對我確有吸引力。然而通過筆試面試後，發現僅錄取我一人。我就辭去航政局和交大的工作，於三十三年四月派赴印度加爾各達機場的中國航空公司辦事處。該公司的航務部門是由原陳納德飛虎隊退下來的美國人所主持，負責飛越駝峰的補給。

不久重慶的總公司派給我一名助理，是青島五期航海甲班第一名畢業的金春衢，我們在一起相處的非常好。幾個月後，他說要回重慶參加接艦參戰的考試，邀我一同報考。我雖很想回去，但因通緝有案，如何能回海軍？而在此工作也很好。他說沒關係，這項考試是由軍委會主辦，可能不會理會海軍總部的通緝；只要是人才，就可試試，並要幫我報名，我接受了。兩人遂向航務主任報告，航務主任也很鼓勵，並說我們可以隨時回來，結果兩人都考上赴美接艦。陳部長得知此事，就發了一份公文給軍委會，指稱有本軍遭到通緝人員考上，應予剔除。軍委會則請海軍總部提供名單，因備取人員很多，剔除後遞補不成問題。陳部長沒有再回公文，於是正式錄取名單公佈。其實錄取人員中只有陳鳴錚和我遭到通緝，我倆寫了悔過書給陳部長，他並未再有其他舉動。過去馬尾海校每班前幾名的畢業生出國深造前，陳部長都會請吃西餐，教些 table manner，並訓勉一番。有人說陳部長講過，這次請吃飯就會和陳在和握手，這樣不行，所以就不請我們了。昨晚（五月十二日）劉和謙告訴我，他看到一份公文，對此也有些瞭解。陳部長雖然不太高興，但我考的成績很好，心裡仍是十分愉悅，因為海軍部參加考試的人，畢竟沒有丟海軍部的面子。

我們接艦軍官至印度乘船，經澳洲到美國，沿途有兩艘驅逐艦護航。抵洛杉磯後換火車到邁亞米的 Naval Training Center 受訓，另

登上美國海軍驅逐艦進行海上訓練。完成接艦儀式後，我們到古巴的 Guantanamo 做 shake-down training，我被派為永泰艦的通信官，艦長為王恩華。之後八艦就返國。

八艦返國途中沒有什麼大事，不過艦長、副長常在一起談到，艦上通信部門的人員很難管理。因為派到通信部門的多是從軍的大專學生，有些甚至已經畢業了，他們腦筋靈活，學識亦佳，對通信、電子、雷達、聲納等新知學習的很快，不過也常有主見；有些軍官甚至感覺自己不如這些士兵，故而很難管理。但我和艦上的通信部門人員相處的不錯。

返國後的職務調動

八艦回國後，我被調為太康艦艦務官。艦長原為梁序昭，後由高舉接任。高舉學識操守均佳，但個性甚急，且很固執。譬如他當艦長，常下達一連串操控命令，就要立即見到結果。但下達前進命令，必須敲車鐘，到機艙，機艙復誦命令後，才開動機器，然後推進器轉動，船才能前進。操控軍艦不比駕駛汽車，有一定的步驟，豈能立刻得到反應？八艦返國時，他艦上的輪機長楊珍就是因為和他處不好，而在夏威夷就被調回國。

這時國內情勢很亂，海軍也亂。海軍事務已由海軍署接管，署長為陳誠兼任，不過真正管事的是參謀長魏濟民，他也是我的學長。我原先服務過的中國航空公司已遷回上海，我曾去那裡看看老朋友，因為他們過去對我的印象不錯，希望我再回去。我想回到航空公司也好，就向高艦長報告，希望能調到海軍總部當科員，這樣離開海軍就不會有人注意到；如果在船上任職，一旦走掉，會被認為是潛逃。高艦長